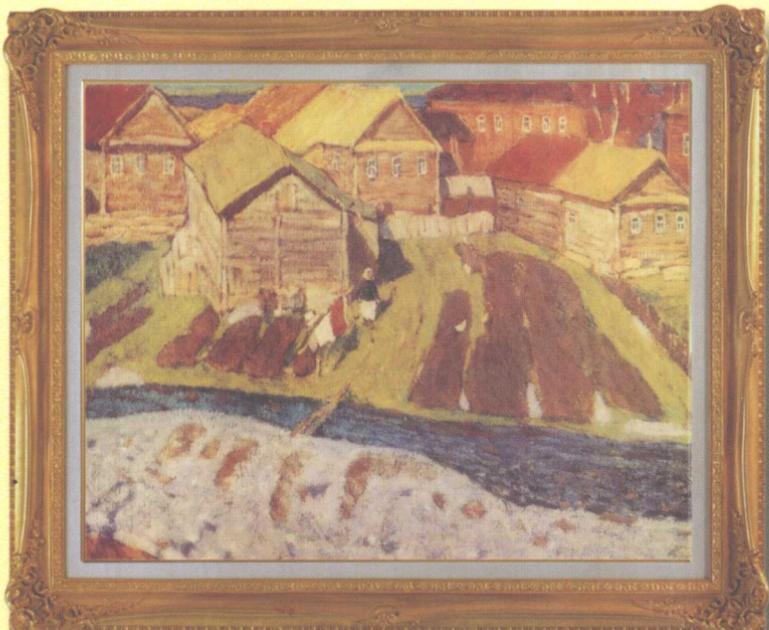




大学俄语系列教材

俄汉科学语言句法对比研究

王利众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对比是当代语言研究的一种积极趋势，也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俄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俄语的语言特点；同时也可以从汉俄语言对比研究中学习先进的外语理论，提高我们的汉语理论水平。科学语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语文学界对俄汉科学语言的研究还不够，俄汉科学语言对比研究领域至今仍无人问津。本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俄汉科学语言句法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对俄汉科学语言句法进行专门的对比研究，在国内外还是首次。全书共分七章，通过对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以及复合句等的对比研究，揭示了俄汉科学语言的句法特点。特别是在共时对比的基础上，通过数量统计的方法以及大量翔实的例证，从俄语的角度出发，对汉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认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科学语言句法对比研究/王利众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10
(大学俄语系列教材)
ISBN 7 - 5603 - 1807 - 3 / H·274

I . 俄 … II . 王 … III . ①句法—比较语法学—俄语、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②科学技术—比较词汇学—俄语、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 ①H354.3②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899 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社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十号 邮编 150006
传真 0451 - 86414749
网址 <http://hitpress.hit.edu.cn>
印刷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79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03-1870-3/H·274
印数 1 ~ 3 000
定价 13.50 元

前　　言

对比是当代语言研究的一种积极趋势,也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俄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俄语的语言特点;同时也可以从汉俄语言对比研究中学到先进的外语理论,提高我们的汉语理论水平。科学语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国语文学界对俄汉科学语言的研究还不够,俄汉科学语言对比研究领域至今仍无人问津。本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俄汉科学语言句法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对俄汉科学语言句法进行专门的对比研究,在国内外还是首次。全书共分七章,通过对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以及复合句等的对比研究,揭示了俄汉科学语言的句法特点。特别是在共时对比的基础上,通过数量统计的方法以及大量翔实的例证,从俄语的角度出发,对汉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认识。希望本书能对俄汉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的俄语教学有所裨益。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我的导师张会森教授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与关怀,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张会森教授严谨的学术风范我将永远铭记并将鞭策我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和工作。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还要对李锡胤教授、华劭教授、俞约法教授、张家骅教授、郑述谱教授、孙汉军教授、邓军教授、陈国亭教授、王仰正教授、郅友昌教授、高枝青教授、王铭玉教授等俄语界前辈及知名学者的教诲致以诚挚的敬意;同时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极大关注;感谢本书编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王超龙先生的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孙晓薇和我的女儿王雪莱,繁重的科研工作使我失去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与她们共享美好时光,但她们却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使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事业之中。

限于作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与讹误之处,恳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指正。

王利众

2005年3月于哈尔滨

王利众,男,1971年生,俄语语言文学博士,社会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语法学、修辞学、对比语言学、俄罗斯问题。

目 录

绪 论

0.1 对比语言学概述	(1)
0.2 科学语言及其研究	(4)
0.2.1 功能语体问题	(4)
0.2.2 科学语体及其语言的基本特征	(6)
0.2.3 俄汉科学语言研究的现状	(8)
0.2.4 俄汉科学语言对比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9)
0.3 俄汉科学语言句法对比研究的对象及范围	(12)
0.4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原则	(13)

第1章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结构模式问题

1.1 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概述	(16)
1.2 俄语简单句结构模式	(17)
1.3 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	(20)
1.3.1 张志公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体系	(20)
1.3.2 张静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体系	(22)
1.3.3 丁声树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体系	(22)
1.3.4 张斌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体系	(24)
1.4 俄汉语简单句结构模式的几点差异	(26)
1.5 俄语科学语言简单句结构模式的使用频率	(29)

第2章 俄语科学语言中的单部句与汉语的对应句式

2.1 俄语单部句与汉语的非主谓句	(31)
2.2 俄语科学语言中的单部句	(33)
2.2.1 俄语科学语言中的不定人称句	(33)
2.2.2 俄语科学语言中的无人称句	(35)
2.2.3 俄汉科语言中的泛指人称句	(39)

2.2.4 俄汉科学语言中的称名句	(44)
-------------------	------

第3章 俄汉科学语言中的主语和谓语

3.1 俄汉语句子主语问题	(46)
3.1.1 俄语句子主语的定义	(46)
3.1.2 汉语句子主语问题	(47)
3.1.3 关于是否区分汉语句子主语的观点	(50)
3.1.4 本书关于汉语句子主语的见解	(54)
3.2 俄汉科学语言中作主语的人称代词对比	(59)
3.3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谓语对比	(65)
3.3.1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谓语的类型	(65)
3.3.2 俄汉科学语言静词性谓语对比	(69)
3.3.3 俄语科学语言的动词性谓语	(71)

第4章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词序对比

4.1 词序的基本问题	(79)
4.1.1 词序概述	(79)
4.1.2 俄汉语言学家对词序问题的认识	(80)
4.1.3 俄汉语词序的相对性	(82)
4.1.4 与词序相关的因素	(84)
4.1.5 俄汉语词序的基本类型	(88)
4.2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词序对比研究	(91)
4.2.1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语法词序对比	(91)
4.2.2 俄汉科学语言简单句实义切分词序对比	(110)
4.2.3 结论	(116)

第5章 俄汉科学语言被动句对比

5.1 俄汉科学语言被动句概述	(117)
5.1.1 俄汉科学语言被动结构的表达	(117)
5.1.2 被动结构的标记	(120)
5.1.3 俄汉语被动结构的发展过程	(121)
5.1.4 影响俄汉语被动结构意义强弱的因素	(122)
5.1.5 俄汉语被动结构的语体修辞色彩	(127)

5.2 俄汉科学语言被动结构的对比与分析	(130)
5.2.1 俄语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被动句的 对比与分析	(130)
5.2.2 俄汉科学语言被动句的对比与分析	(132)
第6章 俄汉语复合句对比	
6.1 复合句概述	(138)
6.1.1 俄语界对复合句的理解	(138)
6.1.2 汉语界对复合句的理解	(140)
6.1.3 小结	(148)
6.2 俄汉语复合句的分类问题	(150)
6.3 俄汉语复合句的可比性	(152)
6.4 俄汉语复谓句问题	(153)
6.5 俄汉语不可分解句对比	(157)
6.6 本书的几点看法	(160)
第7章 俄汉科学语言复合句形合与意合对比	
7.1 我国语言学家对汉语形合与意合的认识	(162)
7.2 俄语复合句的形合与意合	(163)
7.3 俄汉科学语言中复合句形合与意合的调查统计	(165)
7.3.1 俄汉科学语言中的形合句均多于意合句	(167)
7.3.2 俄语科学语言形合句略多于汉语形合句	(177)
7.3.3 俄语科学语言中的意合句	(182)
7.4 结论	(183)
结束语	(184)
参考文献	(189)

绪 论

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吕叔湘曾指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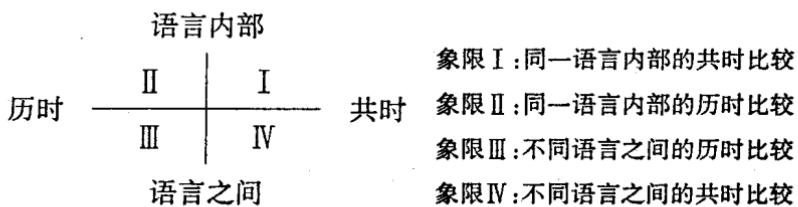
俄汉语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本书以科学语言为研究对象，通过俄汉科学语言对比，揭示出俄汉科学语言句法的特点。

0.1 对比语言学概述

19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研究以历史比较法作为标志进入了成熟时期。欧洲语言学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关系，证明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来源，这就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只限于亲属语言(*related languages*)之间，比较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中共同的或相似的地方，目的在于找出语言内部变化的规律以及亲属关系。后来，人们把比较的方法进一步扩大，由历时的(*diachronic*)研究扩大到共时的(*synchronic*)研究，重点由对相同点与相似点的研究转移到对不同点的研究，从对亲属语言的研究扩大到非亲属语言的对比研究。现在大多数人习惯于把这种对比研究称为“对比语言学”，以区别于亲属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

“对比语言学”一语是美国人种语言学家沃尔夫(B. L. Whorf 1897~1941)在1941年首先提出来的。他使用的术语是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这个术语已被语言学界所接受。俄罗斯、东欧语言学界通常使用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对比语言学的具体工作或成果则常表述为“对比研究”或“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学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学科，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有根本上的区别。对比语言学的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



美国语言学家弗里斯(C. C. Fries)从 1945 年起就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讲到对比语言学问题，并在密西根大学奠定了对比语言学的基础，把语言教材的编写建立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利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写出了较早的对比语言学文献《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拉多(R. Lado)在其 1957 年出版的《跨文化的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对比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步骤。

对比语言学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诞生以来，60 年代便颇为流行，至今仍方兴未艾。

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是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学著作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吕叔湘就是这个研究方向的先驱者。他写的《中国文法要略》一书已系统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全书各个章节都详细深入地比较了文言与白话的异同，是一部出色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语法。他在该书中写道：“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与特殊之点。”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吕先生就把比较的方法运用到英语教学中，对英汉语进行了对比研究，先在《中学生》、《英文月刊》等期刊上发表了部分初稿，后来写出《中国学生学英文》(1947)一书。在该书中他指出：“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不知不觉地把英文当作和中文差不多的东西看待，不知不觉地在那里比附。”

20 世纪 50 年代，以俄语和汉语为对比主体，形成了我国对比语言学的潮流。1955 年黑龙江大学前身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俄语教学研讨会，开了俄汉语对比研究的先河，此后出现了一系列俄汉语对比研究的论述。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英汉以及其他外语与汉语对比研究才逐渐兴起。许多专家、学者以及语言教育工作者都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语言对比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理论阐述，探讨了语言对比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具体语言事实的对比研究分析，探讨了对比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对比语言学形成了汉语和多种语言对比的蓬勃发展的态势。英汉、俄汉、日汉、德汉、法汉在语音语调对比、词汇对比、成语（熟语）对比、构词法对比、语法对比、修辞对比等方面均有成果。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语言对比研究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刊登在我国各种刊物和文集中的语言对比研究论文已超过 600 篇，其中 95% 以上是在 1980 年以后发表的。^[216]

0.2 科学语言及其研究

0.2.1 功能语体问题

20世纪语言学的一大建树是语体理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和发展。布拉格学派(Пражская школа)和前苏联修辞学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一批捷克学者和旅捷的俄罗斯学者组成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Праж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在其著名的《Тезисы》(《提纲》)中提出了对语言进行功能研究：“研究语言要求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要考虑语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这些功能的体现形式。否则对任何语言的描写，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必然会是受到歪曲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正是与这些功能相适应，语言的语音、语法构造和词汇组成相应地变化。”^[218]由此，人们进一步探讨，认识到：一种语言由于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或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类别。

布拉格学派在其纲领性文献——《布拉格语言小组提纲》(1929)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谈“研究执行不同的功能的语言问题”。其中强调指出：“每一种功能言语活动都有自己的约定性的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这就是说，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有多种“层次”、由多种具体功能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他们(例如哈甫拉奈克)认为标准语分为若干功能语体。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特伦卡说得很明确：“语言系统是由若干大的具体系统构成的，这些大的具体系统互相紧密相关，又互不妨碍、互不破坏使之互相区别开来的界限。”“这些大的具体系统”就是功能语体、功能语言，它们共同构成统一的民族标准语，又各自成为体系。^[214]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在组织上不复存在，但他们的《提纲》为语体学、为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4年苏联科学院《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znания》杂志展开了修辞学大讨论。讨论的问题是“功能语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ль)及其确定原则。这些讨论的成果就是在修辞学中建立了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ль——“功能语体”(汉语中常简称语体)概念,以功能语体为纲的“功能修辞学”(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从而形成。也就是说,由于功能修辞学的出现,“语体”概念成了修辞学的基本概念。前苏联的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院士指出,语体问题乃是“语言修辞学第一性的,而且是最深厚的基础”。^[16]我国修辞学界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也说:“‘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而且是最新的最有实际意义的课题。”由于苏联的国语是俄语,那次大讨论主要是以俄语为材料,因此,可以说“功能修辞学”是和俄语紧密相关的。半个世纪以来俄语修辞学是以功能修辞学的形成和发展为其基本特征的,我们谈及 20 世纪的俄语修辞学,实际上主要话题就是功能修辞学。我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把苏联修辞学大讨论的主要论文译介过来,中国修辞学界逐渐接受了功能修辞学理论和描写模式。1985 年 6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我国首次语体学学术研讨会,随后出版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选集《语体论》,从此,我国的语体研究逐步向深广发展。

功能修辞学认为,语体是标准语在行使其功能的过程中,为适应不同社会活动领域交际的特点和需要而形成的、表达方式各有特色的语言言语变体。语体,苏联修辞学文献中又常常称为“功能语体”。“语体”前加上“功能”(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这一限定语,这是因为一方面语体的形成与语言的功能相关,另一方面主要是俄语的 стиль (style)是多义的,在不同的场合下指“语体”、“文体”(文章体式)、“风格”等,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ль 就专指(功能)语体,从而区别于 жаровые стили“文体”、“文章体式”和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表现风格”,而

功能“语体”则是指语言功能变体、类别或系统。《俄语百科全书》(1979)给语体的定义是：“语体(*стиль*)——标准语的功能类别，是按一定的功能使命结合而成的语言成分及其选择、使用、组合的方法的系统。”但究竟有多少语体，争论颇多，但经过苏联俄语学界的努力建立，终于有所共识，即分出五大基本语体：日常口语体(*обычно-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тиль*)、科学语体(*научный стиль*)、公文事务语体(*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й стиль*)、报刊政论语体(*газет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стиль*)和文艺语体(*литера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тиль*)。

0.2.2 科学语体及其语言的基本特征

科学语体(*научный стиль*)作为五大功能语体之一，它是为科学领域的交际服务的标准语变体，人们用它作为表达、传递、保存各种科学知识的工具。

科学的使命和特点决定了科学领域交际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科学语体的语体特征。

俄语修辞学家对有关科学语体基本特点的意见大致相同，即认为科学语体的基本语体特点是抽象性(*отвлечённость*)、概括性(*общённость*)、逻辑性(*логичность*)、准确性(*точность*)，如 М. Н. Кожина在其所著的《俄语修辞学》中写道：“科学语体最一般的特点是行文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突出的逻辑性。”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的、但并非主要的特征，如“意义的准确性”、“无形象性”、“缺少感情色彩”、“行文的客观性”等。^[39] А. Н. Кожин等人合编的《俄语的功能类型》一书认为，“科学语体的语言外部特点是准确性、抽象性、逻辑性和客观性。”^[42] О. А. Крылова在《俄语功能修辞学基础》一书中把科学语体的一般特点归结为四条：1. 科学性内容；2. 准确性，对概念的准确界定；3. 概括、抽象性；4. 行文的逻辑性。^[51]

1)科学本身就包括着“准确”的含义，要使严密、精确的科学理论

和概念等用文字表示出来,必须选择精确、达意的语言。科学术语在科学文章中的使用就是科学语言准确性(точность)的最有力的佐证,因为科学术语的典型特点就是“单义、中态性、体系性、意义准确而稳定”。^[65]正如前苏联语言学家 В. В. Будагов 说过的那样:“科学语体中的术语多数是单义的,而文学艺术的词语不少是多义的,并常用于转义。”例如 занимать 在普通词汇中有七个意思(《俄汉详解大词典》1385 页),而在科学语体中只有一个意义(相当于 заполнять собой какое-нибудь место);另外,动词与具有行为意义的名词所搭配成的固定词组作谓语常见于科学语体书籍中,这种搭配构成语义上的整体,相当于该名词的原意,并使其含义十分明确,如 совершать колебание—колебаться; вступать в реакцию—реагировать; прийти во вращение—вращаться; испытывать отклонение—отклоняться。而科学语言复合句中连接词使用普遍,形合法占主导地位也是俄语科学语言追求准确性的一种表现。

2)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认识事物、现象的本质,揭示其运动规律。科学领域中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是概念,而思维活动的语言体现,则处于严格的逻辑顺序中的判断和推论。这里每一个思想都要提出严谨的论据,要特别突出强调逻辑推理的过程。因此反映这个认识过程及其结果的科学语言必然是抽象、概括和逻辑严密的,如在科学语言中表示一个可数物体的名词如用单数形式,一般常表示概括的概念或表示不可分割的综合体、整体。如 Берёз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ородам светолюбивым。(白桦属喜光类树木。)在自然科学著作中,植物、动物等名称几乎总是用单数,表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用复数形式,因为复数形式同表示概括的概念是不相容的,不符合科学语言总的语体特点。

3)前苏联语言学家拉津娜指出:“俄语科学语体的特点正是科学

本身的特点。”科学语言的语体特征决定了科学语言的结构面貌。科学语体在语言成分和组织规则上都有区别于其他语体的特点,而语体特点尤以句法最为突出。如客观性是科学语体最基本的特性。俄语无人称句具有客观评价事物的特性,表示客观条件的有无、是否适宜、活动是否必然、可能等意义。无人称句在科学文章中比比皆是。在科技文章中常常用泛指人称句来证明理论、举例和推导公式,即说明客观规律和真理。需要说明的是,科学语体中泛指人称句的谓语经常用复数第一人称形式,此时行为的主体一般不出现,实际上亦无固定的主体,而是泛指作者、读者、听者在内的任何人。这种用法为科学语体所特有,在其他语体中较为少见。此外,被动句可用来突出事物本身的状态与活动,而不强调人或主体的作用,具有鲜明的客观性。被动形动词短尾形式、表示被动意义的带-ся 动词用作谓语的被动句在科学语体中也是很常见的。

0.2.3 俄汉科学语言研究的现状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革命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科学语体在社会生活和信息交际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应该加强对科学语体(包括技术文献语言)的研究。

1)在功能修辞学比较发达的前苏联对科学语体十分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乃至今天,有关科学语体的专著、论文多不胜数。据我们掌握的情况^[214],已出版专著、专题论文集就有(主要的):《俄语科技语体的特点》(1971)、《科技文献语言》(1975)、《学术著作语言》(1973)、《俄语科学语体》(1976)、《科学著作的语言与风格》(1973)、《科学语体的句法问题》(1979)、《科学语言的语言学研究》(1979)、《科学语体》(1980)、《科技文摘的组织结构规律》(1982)、《科学语体及其研究方法》(1974)、《科学语言修辞学》(1984再版)等。20世纪80年代,苏联与捷克部分学者合作又开

展了对口头学术性语言的研究,撰写多卷本的《现代俄语口头学术言语》。以著名的修辞学家 М. Н. Кожина 教授为首的彼尔姆大学(Перм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的学者,近年来正集体研究 19 世纪俄国科学语言的演变。拉普捷娃教授研究了十月革命后十年间科学语言的某些变化与发展。

2) 虽然我国俄语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科学语言研究得还不够,研究成果也仅仅局限于《科技俄语语法》(应云天 1979)、《科技俄语语法新编》(王屹 1989)等屈指可数的语法著作。张会森教授多次提及应重视俄语科学语言的研究,他先后指导多名研究生完成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俄语科学语言的硕士论文。这也是我国俄语界对科学语体研究的良好开端。

我国汉语界对科学语言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近年来,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语体问题,但总的说来,我国的语体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还很薄弱。近年来出版的修辞学著作,大多数仍局限在传统的描写模式里,只讲修辞格,讲词语句式的选择,根本未提及语体。^[214] 我们对科学语体的研究有待于深入和开拓。不错,也有一些修辞学著作都涉及了科学语体,也出现了一些谈科学语体的论文,但读后总感一般化,(20世纪)80年代的成果,则尚未超越(20世纪)60年代当初张弓先生的论述。^[214] 可能,这是我国修辞界对科学语体不够重视的原因。总的说来,“科学语体在我国修辞界几乎无人问津。”^[219]

0.2.4 俄汉科学语言对比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 汉外对比是当代语言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对比是当代语法研究的一种积极趋势,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俄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的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俄语的语言特点;同时也可以从汉俄语对比中学习先进的

外语理论,提高我们的汉语理论水平。高名凯先生曾指出:“因为有了比较的研究,才让我们知道在一般语法结构中哪一部分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哪一部分是各语言所不同的,而汉语语法的研究也不会发生所谓太西洋化或太中国化的毛病了。比较的研究所比较的固然是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可是结果是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反而越来越清楚了。”^[33]

恩格斯曾经说过:“你只有将本民族语同其他的语言进行比较,你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语法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对比研究是促进本民族语研究的一条途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换一个角度来观察自己原来熟悉的东西,往往可以得到意外的发现。同样,写本民族语语法给本族人看,也往往不会谈到一些表面上看来不言而喻的东西,因为读的人和写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些问题。有了其他语言来做对比,情况就不同了。外语的事实会促使我们联想到本民族语的某些事实,迫使我们考虑应该和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2)语言对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语教学的推动,并为外语教学服务

从哲学意义上讲,比较是将一事物和另一事物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比较分析已成为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研究成果首先服务于外语教学。因此,不妨说,我国俄语教学实践呼唤着俄、汉语对比研究的发展。教与学任何一门外语都离不开“母语”这个因素,在大、中学这种青年、少年阶段的外语教学中,“母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曾经流行一时的直接教学法试图“从教学活动中绝对排除母语”,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此。正如 Л. В. Щерба 所说的那样“在学校的条件下,从学生头脑中排除母语是不可能的”。^[34]著名心理学家 А. С. Выготский 也说过:“教学外语要以母语知识为基础。”^[13]学生在用“母语”说话时不